

有些衰老是藏不住的。
比如，引以为豪人见人夸的黑发里突然间就开始长了白发。最早是头顶处突兀着几根，赶快拔掉。后来是七根八根地长出来，继续拔掉。于是感叹白发矗立，也做岁月流逝的珍惜状,再写几句无病呻吟的话。

真正令我恐慌的是这几年，白发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在头顶盘旋扎根。我必须用最简单的方法阻止它们的袭击和包围。我在自己能看到的范围内，用一把小剪刀贴着头皮剪断它们。这样做的结果是稍有不慎就会伤及无辜,面对日益减少的头发,原来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根的想法不能再有了,每一次伤及无辜都会令我后悔。我购买了两把小镊子，一把在家里，一把在包里随时备用。镊子的好处是可以更精准。站在镜子前，一点点分开头发，侧头、瞄准，像专业的狙击手一样。事实上，白发的生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它的毁灭速度，稍有松懈，它们就会快速在黑发的间隙里驻足，并快速生长。

接连几年时间，我以越挫越勇的气势与白发做着对抗。每一个可以当镜子的地方，我都会下意识地看一下，若发现头顶鬓角有白发，便放下一切手中的事对它们进行处理。电梯里、车窗前、卫生间、公交站，都成了我发现并消灭它们的地方。最过瘾的是周末休息，拿出镜子放置于光线最好的地方，将少量头发梳到一边，正在成长的白发直愣愣地矗立在头顶，然后瞄准，在头皮发出的“嘣”声里滋生出开敌的快感。后来，不满足于一眼能看见的，把开敌的范围扩大到更侧面、更后面。脖子酸困，胳膊发麻，看到白发可以搓成一团时，心里便觉出几分欣慰。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师之变（4）

○ 墨耘

我们趴在窗台上看那棵树，忽然觉得数学没那么可怕了。他还有一个影响了很多同学学习习惯的办法：借用当年收音机里小说连播的方式，每天晚上自习之前，花 20 分钟左右时间给大家读四



西陲极境，昆仑横亘，长空辽阔，万里无云。雪域阿里凌高而立，帕米尔高原雄峙西疆，巍巍国门静立云端，浩浩长风横贯边关。此地，是祖国最西的疆域，是山河最壮

的脊梁，更是一代代戍边人初心扎根、热血守护的神圣热土。

将军踏雪西行，巡阅万里边关。车行云端之路，目及千里冰峰。这片天空防区，便是电视上常见的神仙湾，天下第一哨。神仙湾哨所坐落于喀喇昆仑之巅，海拔五千三百八十米，高寒缺氧，堪称生命禁区，中央军委授予“喀喇昆仑钢铁哨卡”荣誉称号。无数镜头，曾记录下官兵屹立冰峰、守望国土的身影。帕

借风扬场

○ 郭发红

时，几位文友老师还友好地争执了一阵。一位说：“就叫‘燎扎咧’！（当时还没有《燎扎咧》这个单篇），生动鲜明。”一位说：“取书中一篇篇名，叫《二五一十》，有吸引力，又寓意美好。”我的意见是“闲编一会”。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石继宏看着我说：“你起的名，改一个字就好了。”她喝口水，接着讲：“难得半日闲，拈一个‘闲’字；‘编’不用说了，老陕老话；‘一会’是普通话，‘一下（ha）’才是陕西方言。”我赶紧问她是哪里人氏，她莞尔一笑：“雄安。”我不禁愕然，雄安在河北，可不是我家乡的“渭北”；雄安与长安，直接距离就有 1100 多公里，年轻的石编辑怎么会对

鬓无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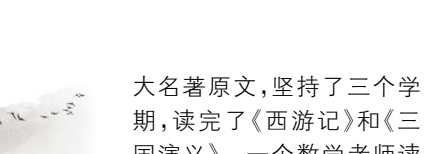
○ 杨 萍

我在烟火和世俗的熏烤中被时光打磨，必将与黑发告别，迎来白发。这是人生里绕不过去的事，也是岁月的馈赠和我走向宁静的见证。

就这样，我开始与白发展开了长期的、顽强的较量，仿佛一个将军，在站场上杀敌无数。同时参与这场战斗的还有我的家人、朋友、同事，只要看见白发，不管在什么场合，我总是麻烦他们帮忙除了它们。

与白发较量的日子里，我的耐心似乎得到了锻炼。W 先生在帮我拔过 N 次白发后，无不心疼地安慰我，再拔下去就变秃子了，长就长吧，长白发是智慧的象征。谬论，我白他一眼，在衰老与智慧之间，我宁可不要智慧，也不要衰老。他给我举了很多白头发智者的事例，但无一例外地让我驳倒。我希望的白发，是到了七八十岁时的满头银发，连皱纹里都弥漫着温柔与风情，绝不是四十多岁的满头白发。我宁可要一夜白头的结果，也绝不要它生长的过程。

我依然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与白发较量。女友告诉我她也有白发了，怎



大名著原文，坚持了三个学期，读完了《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个数学老师读文学著作，当时觉得匪夷所思，随着岁月流逝，方知老师用心良苦。文学熏陶极大地促进了同学们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我们班的初升高升学率达到建校以来新高。

相较于师傅重“实操技艺”，教师重在“学识体系”。他们为懵懂少年搭建了完整的文理知识框架，拆解千年文明积淀的真理，纠正认知误区，规范学习习



米尔高原上，红其拉甫哨所便是闻名遐迩的帕米尔国门哨所，扼守中巴边境通道，海拔四千七百余米，终年风雪呼啸，官兵坚守国门，护卫丝路要道。头顶苍穹澄澈如镜、纤尘不染，映衬着连绵雪域的苍茫雄浑；脚下高原厚土，高寒贫瘠、风骨凜然，承载着卫国戍边的千钧使命。翻越巍巍达坂，穿越漫漫戈壁，每一寸山路皆藏艰辛，每一方国土皆是山河。

极目帕米尔，长风穿古道，烽烟已散尽，山河自安宁。皑皑雪山为屏障，庄严界碑为疆界，鲜艳红旗猎猎迎风，矗立在祖国西极天际。一路行，一路看，一

路思，看雪域边关日新月异，看戍边将士坚守如初。高寒磨砺忠勇，旷野淬炼担当。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以岗为家，顶风雪、抗严寒、守边陲，用青春与热血筑牢西部钢铁屏障。

山河无言，赤诚有声。将军西陲之行，踏的是雪域疆土，察的是边关防务，暖的是戍边兵心，守的是国泰民安。您胸怀天下，天下知。极境边关，山河壮阔；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西极山河无恙，万里疆土安宁，皆因有人以身许国、默默坚守，以寸心护寸土，以忠魂守山河，永葆边关长治久安，守护祖国万里晴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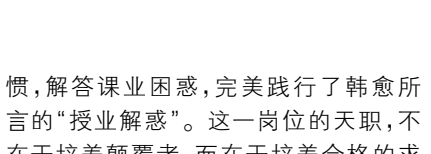
关中方言如此熟稔呢？一打听，才知她在西安上学读书，工作又在皇城根下，已然入围“一城文化、半城神仙”啦。

可能有人会问，这本书与上本书相隔的时间太近了，怎么一下子鼓捣出 56 篇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原先就有 9 篇方言文章在等着，还有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作品，稍微拾掇一下就可充数；二是这期间又针对性地发表了一些文章；第三就是“抄”嘛。古籍、他人作品不敢乱抄，但我可以放胆抄自己之前所写的，或者重新梳理一些札记，这就有了事半功倍之感。言及于此，我必须说句实话，之前我写的 5 本书稿发挥了重大作用，犹如上阵父子兵一般，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个个都能鼎力相助。还有，我必须向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以奖掖后学的积极姿态，恳切为本书作序的李

么可能，她那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让我羡慕。见面，果然头顶鬓角处几根白发。女友对待她的头发比我要好很多倍，她定期头疗、梳理、更换洗发用品，买昂贵的吹风机。某天再见，她头顶的白发还是炫耀般地站在头顶。
多次梦见自己满头白发，手指顺着头发抚摸，那银丝就纷纷扬扬，头顶骤然间便塌陷，千疮百孔，像被损坏的地球。我常常从万分恐惧的梦中惊醒，甚至汗流浹背，神魂不安。现实总归比梦中要好些许，于是在梦中反复告诉自己，这是梦，不是真的。我安慰自己，期待从梦中赶快醒来，躲过这场胆战心惊的噩梦。

去做护理，美容师不断告诉我新的医美技术可以大换脸，比如，下垂的眼角，松弛的眼袋，塌陷的双鬓，还有各种抬头纹、川字纹、鱼尾纹、法令纹等等，现代医美技术可以让你年轻。可是，我真的需要这样的年轻吗？我见过一些女性奔波在高科技的仪器下，容貌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被高科技剥盘的痕迹依然会留下，不再清澈的眼睛和苍凉的话声音包括骨骼的变化都能暴露出被遮掩的原本样子。痛定思痛，我承认了岁月这把杀猪刀的威力，它以行云流水般飞快的速度将我杀成了另一副模样，让我的容颜和身形溃败不堪。

我在烟火和世俗的熏烤中被时光打磨，必将与黑发告别，迎来白发。这是人生里绕不过去的事，也是岁月的馈赠和我走向宁静的见证。我体内蕴含的某种更广阔的东西被激发被唤醒了。年华与华发，终将共处，何不平心静气地迎接一个优雅而从容的中年呢？“细思皆幸矣，下此便悠然。”这样想的时候，竟然会有些迫不及待了。



惯，解答课业困惑，完美践行了韩愈所言的“授业解惑”。这一岗位的天职，不在于培养颠覆者，而在于培养合格的求知者；不在于突破边界，而在于筑牢根基。爱因斯坦曾说：“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训练思维，而非灌输知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正是以规范的教学、耐心的引导，为所有人打磨思维底色、夯实学识根基。

导师负责的是“创”。他是师道升华之变、学术破壁之师、创新激发之源，引导你走向未知的领域，激发你形成属于自己的思想。



路思，看雪域边关日新月异，看戍边将士坚守如初。高寒磨砺忠勇，旷野淬炼担当。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以岗为家，顶风雪、抗严寒、守边陲，用青春与热血筑牢西部钢铁屏障。

山河无言，赤诚有声。将军西陲之行，踏的是雪域疆土，察的是边关防务，暖的是戍边兵心，守的是国泰民安。您胸怀天下，天下知。极境边关，山河壮阔；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西极山河无恙，万里疆土安宁，皆因有人以身许国、默默坚守，以寸心护寸土，以忠魂守山河，永葆边关长治久安，守护祖国万里晴空。

子白、赵命可两位先生表示敬意，向忙忙碌碌又认认真真的石继宏编辑及本书的其他编审老师表示感谢，对一如既往关心我、支持我、鞭策我、批评我的亲朋好友一并致谢。

要交稿了，我的心陡然战栗——1988 年 7 月我从杨凌镇一所初中专业学校毕业时，写在毕业纪念册“特长爱好”一栏上的竟是“胡吹乱编”四个字。只是当时不足 20 岁的我，把那个“编”字错写成口字旁，右边加个“片”。37 年过去了，我在众多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支持下，要出版这本《闲编一下》，敢情是冥冥之中的事吧。我不以为这是“过去的事忘不掉，现在的事记不住，躺下时睡不着，站着时蛮瞌睡”的中年状态，反而觉得，我在蹉跎了大把光阴、浪费了许多青春之后，目前似乎才灵醒过来，因为我正在慢慢地学着借风扬场。

风起了，借风扬场正当时。

“蛇缠滚”，这是上山下乡的小山村中一种特别的劳作方式。一条长绳，松松地缠在一棵伐倒的大树身上，长绳如蛇缠绕，大树尚可滚动，这个名字叫得非常形象。

说具体一点，下乡时生产大队盖学校，在我们队的深沟里伐树，我们知青和生产队的精壮男劳力，便成了抬树的主力军。刚刚伐倒的大树，木头湿重异常，就是砍去枝丫，仅仅留下树身，往往也要四副抬杠，八个人去抬。山路崎岖，高高低低，八个人的个头有高有低，这时如何用杠绳捆绑大树，让抬树的每个人都能够均匀承担大树的重量，便成了个技术活。这时候就用上了“蛇缠滚”。

首先用长绳的绳头，牢牢捆住伐倒的树身顶端，然后把绳子松松地在树身上缠绕几圈，每圈都留出抬杠能够插入的空间，再把绳子另一头在树身的尾端拴牢。

绳子捆好，根据抬树者个头高低，两人一副抬杠。一切到位，抬树的时刻到来，领头者一声“起咧——”，八个人同时挺身抬起。

这个抬树起身的时刻非常关键，因为四副抬杠插在一根绳上，谁要想偷奸耍滑不出力，绳子就会被别人抽走，自己反倒会承担更多的分量。而大家同时出力，大树的重量就会均匀地分摊在抬起大树的四副抬杠八个肩膀上。伴着简短有力的号子声，大家同心协力，把大树从山沟深处一程程抬往建房的工地。

我曾经惊叹，发明“蛇缠滚”的人真是个天才，这样的抬树方法，首先让参与抬树的人都拴在



《闲编一下》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与上一本出版的散文集《一切会好起来的》有一定关联性。《一切会好起来的》送稿时，指导我写作的几位先生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事因是用关中方言写的 9 篇文章。争论的焦点是这 9 篇文章纳入散文集是否合适，或者说，这些方言类文章是否一定要收入《一切会好起来的》这本散文集里。年长的先生认为，文学体裁分四大类：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此类文章不属于前三类，自然就归于“散文”——名正言顺的散文嘛。老先生体谅我说，出一次书不容易，还不一锅烩了去！如果拿出来，怎么办？难道还要再出一本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再出一本书”的声音开始在我耳边回响。

少壮的先先生人多，意见也很集中：这些文章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散文，应归口到方言民俗类的文化作品

这“一根绳”上，力量高度集中而又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
再就是这种抬树方法，让大树的重量平均分配在每一个抬树人的肩膀上，谁要想偷懒少出力，不但不會得逞，反而会受到“惩罚”，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然而，就在我加入抬树人集体时，却又有新的发现。

我前面的两个抬杠人个头都比较矮，一个还是放假在家的中学生，干一天活，不过挣 6 分工。此时此刻，他的肩头却担负着和我们这些挣 10 分工的强劳动力一模一样的重量。“蛇缠滚”不会因他的年幼力弱挣工分少就对他有丝毫“照顾”，原本大树重量均摊的公平，竟然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中学生硬扛着，和我们一同把大树抬到村口的大场。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了句“咋样”，孩子回答“能行”。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为了追求一个整体的公平，有时又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容忍追求公平带来的个别不公平，才能够保证之前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很难做到。

之后，在生活中，每每碰到自己为了公平而被“不公平”对待时，我都会想到抬大树时那个挣 6 分工的中学生，然后咬咬牙挺身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变迁，当我能够参与决策时，我则特别注意这样为了公平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尽量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进行补救和安慰。

这就是“蛇缠滚”带给我的启示。



上去。年富力强的评论家握住我的手，说：“咱既然热爱，就一直写下去。”另一位鼓励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出一本得啦！”“再出一本”似乎成了求同存异的“同”。

让我下定决心出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拙作《一切会好起来的》在西安的分享会。至少有三位老师在讲评中郑重建议我不打擦边球，也不必搭车借船，就从方言俚语入手，大书特书，展现乡风民俗，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谁让咱们脚踩关中大地呢，谁让咱们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呢？于是乎，我趁热打铁，借风扬场，翻箱倒柜，夙兴夜寐，便有了这 56 篇文章（不含《拙作片段摘录》）。

本书所辑的 56 篇文章，大多属于近几年在陕西相关报纸上的发表之作，部分文章略有修改。初次给书命名